

日本“政教融合”问题超乎想象

本报驻日本特派记者 岳林炜 本报记者 邢晓婧 陈洋

8月10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改组后的内阁正式启动，而他对新内阁成员有一项特别要求，那就是每人都必须检讨和报告自己与统一教的关系。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遇袭身亡后，自民党和统一教的关系受到日本舆论的强烈关注，而政党和宗教组织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纠葛也在日本国内引发激烈辩论。日本宪法虽然规定政教分离，但该国政党和宗教组织之间却相互借力、相互推动、相互影响。在日本内政以及外交政策的塑造方面，宗教发挥了重要作用。

信教人口比总人口还要多？

“这（宗教）实际上是日本政治活动的标准组成部分。”在安倍遇袭后，很多日本民众都对自民党和统一教“源远流长”的关系感到惊讶，然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日本宗教问题专家麦克劳克林日前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早在统一教上世纪50年代在日本开设分支之前，其他宗教团体就已经在日本政治中积极发声了。

宗教团体超过18万个

其实在历史上，日本的宗教和政治一直关系密切。神道教和佛教是日本最重要的两种宗教。据《金融时报》报道，日本全国拥有15万个寺庙和神社，民众每年都会定期参拜。BBC称，公元6世纪佛教被引入日本后，和神道教一起对日本政治产生影响。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上半叶，神道教成为日本国教，与日本的民族主义活动密不可分。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者罗敏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二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对日本进行包括宗教制度在内的改革，通过《日本国宪法》等确立两项原则：政教分离以及宗教信仰自由。在这一背景下，战后日本宗教团体迅速发展起来。

根据日本文化厅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日本共有超过18万个宗教团体。在这些团体中，除统一教之外，比较大的还包括“日本会议”“神道政治联盟”“创价学会”等。

日本NHK电视台2018年进行的调查显示，很多日本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信仰任何宗教，但日本文化厅发布的《宗教年鉴》却显示，截至2020年，该国信教人数超过1.8亿，比日本当时的人口总数1.26亿还多。这说明，很多人同时信奉多种宗教。有观点认为，很多日本人只是将宗教活动当作民俗来参加，因此不认为自己是宗教信徒。

“钞能力”强

日本一些宗教法人团体成员数量巨大。香港“亚洲时报”网站举例称，“创价学会”表示有1200万成员，幸福科学教声称有1100万成员，“立正佼成会”据称有650万成员。

“人多势众”的日本宗教团体，其强大的“钞能力”自然不言而喻。以“日本会议”为例，它向不同层级的成员每年收取3800日元（1元人民币约合20日元）至10万日元不等的会费。该组织还设定两种捐款，一种是普通捐款，为1000日元；另一种是特别捐款，为10万日元。与企业不同，日本宗教法人团体可谓旱涝保收。有数据显示，统一教在2009年至2011年间，每年从日本募集约500亿日元的捐款。

相互借力

尽管日本宪法明确规定政教分离，但纵观二战后历史，日本政界与宗教团体之间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利用、相互影响。

从日本政客的角度来看，拥有广大信徒和巨额资金的宗教团体，无疑能帮助他们增加选民支持。而对日本宗教团体而言，让政治人士特别是知名政治人士成为其成员或为其站台，则有助于

提升该团体的影响力，进一步推动该团体所提倡的政治主张，并吸收更多的资金和会员。

二战后，日本一些宗教团体通过成立政党，直接参与选举以谋取政治利益，比较典型的例子包括“创价学会”与公明党、幸福科学教与幸福实现党等。还有一些宗教团体通过向一些政党和政治人士提供政治献金等方式参与政治。安倍晋三的胞弟、现任首相辅佐官岸信夫此前承认，自己与统一教有交往，并在选举期间得到过该组织的帮助。安倍的前助手、参议员井上义行透露，他是统一教的非正式成员。

罗敏表示，为避免被指责违反政教分离原则，日本的某些宗教团体会通过成立政治团体来规避相关风险。“神道政治联盟”便是神社本厅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为推动“维护”靖国神社等而设立的，近期广受关注的统一教曾在 1968 年成立政治团体“国际胜共联合”，在冷战背景下借机接近包括前首相岸信介在内的日本保守政治人士。

保守宗教组织推动政治右倾

二战之后，自民党在日本长期执政，而安倍也成为二战后在职时间最长的日本首相。在这一背景下，自民党以及安倍与保守宗教团体的关系，对日本政治产生巨大影响。

安倍及自民党利用保守宗教团体争取选民并推广其政治主张。在安倍 2012 年第二次当选日本首相时，“日本会议”等宗教团体“功劳很大”。此外，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称，2015 年，安倍推动国会通过新安保法案，自 1945 年以来首次允许日本向海外派兵作战。不过，这一行动遭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引发大规模抗议。之后，统一教和“日本会议”都组织人员举行活动，和上述抗议打擂台，支持安倍的安保政策。

“日本会议”成立于 1997 年，由“保护日本的国民会议”和“保护日本之会”合并而成。作为日本最大的保守团体，该组织在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均有分支。韩国《中央日报》称，虽然“日本会议”的正式成员不到 4 万人，但加上加盟的右翼团体，其成员可能多达 800 万。“日本会议”要求修宪和首相正式参拜靖国神社，否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还禁止女性成为天皇。

“神道政治联盟”和“日本会议”的不少政治主张类似。该联盟成立于 1969 年，以神社本厅为母体，在日本各都道府县也均有分支，有 8 万多个下属神社。“神道政治联盟”的政治主张包括提升天皇的权力、修改宪法、支持政府官员“拜鬼”，以及在学校实施神道教道德教育等。这个民族主义组织还在其网站上表示，致力于消除外界对日本历史的“错误认知”，使日本成为受世界尊敬的国家。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二战后为打造“新身份”，日本政府“拥抱”保守宗教组织。因为相似的政治主张，安倍和自民党一直与“神道政治联盟”和“日本会议”进行密切合作。澳大利亚对话新闻网称，2016 年，安倍内阁 20 名成员中有 19 人和“神道政治联盟”有关系，14 人与“日本会议”有关系。此外，日本国会议员还组成“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和“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根据“神道政治联盟”官网统计，2022 年参加“神道政治联盟国会议员恳谈会”的议员有 264 名。《朝日新闻》称，290 名议员隶属“日本会议国会议员恳谈会”。两个恳谈会成员中不乏日本政要，如岸信夫、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等。

“神道政治联盟”和“日本会议”能量巨大，是近年来日本政治右倾化的重要“推手”。在它们的影响下，安倍第二次上台之后，不仅解禁集体自卫权、通过新安保法案，还签署《日美防卫合作指针》。2020 年安倍因健康原因卸任首相 3 天后，就前往靖国神社参拜。之后继任日本首相的菅义伟也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罗敏表示，日本政界高层屡次参拜靖国神社，不惜伤害亚洲邻国感情，这些举动的背后暗藏着宗教对日本政治的巨大影响。

不过与“日本会议”和“神道政治联盟”不同，“创价学会”在修宪、历史等问题上均表现出谨慎的态度。因为成员在 20 世纪 30 年代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政府的迫害，因此“创价学会”从 1955 年开始参与政治，其宗旨是以生命尊严思想为根本，推进和平、文化及教育，祈愿人类幸福。

日本执政党之一的公明党就源自“创价学会”，该组织的一些政见通过公明党得以体现。比如在修宪问题上，公明党一直持谨慎立场，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自民党的修宪企图。

民众要求反思和改变

在安倍因统一教遭到袭击后，日本媒体和民众开始反思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并希望此次事件能够带来改变。

《东京新闻》认为，自民党需要的不是极力掩盖与统一教的关系，而是弄清统一教对自民党决策和政权产生了什么影响，并采取措施防止再次发生类似情况。《金融时报》称，问题是日本民众对宗教与政治关系的关注是否会带来改变。有人认为，应该对两者的关系进行监督。“政客们不一定要切断与宗教的关系，但他们需要的是问责制和透明度。”上越教育大学副教授塚田穗高说。北海道大学邪教问题专家樱井义秀则认为，人们呼吁对宗教团体进行监管控制，但这将遭到日本所有宗教团体的反对，因此媒体、民间活动人士、律师和学者需要充当监督的角色。

宗教在日本是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据《金融时报》报道，1995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发动沙林毒气袭击后，日本公众和宗教的关系就蒙上一层阴影。从那时起，即使在公共场合使用“宗教”一词也成了禁忌。在警方调查安倍遇袭事件的初期，日本主流媒体在描述嫌疑人所痛恨的统一教时，使用了“特定群体”而非“宗教”一词。

日本宪法虽然规定政教分离，但却严格限制政府管控宗教团体的活动，担心这些管控会侵犯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日本公安调查厅前高级官员菅沼光弘表示，由于担心侵犯民众的宗教权利，地方政府难以对宗教团体有争议的做法进行调查，“宗教组织是日本当局碰不得的”。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日本宗教问题专家麦克劳克林认为，就目前而言，日本宗教和政党的密切关系还在持续，“很难看到日本会发生什么结构性变化”。不过《金融时报》称，安倍之死可能改变这种情况。以前当政治和宗教在日本发生激烈冲突时，随之而来的是行动。比如1995年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在国会强行通过一项有关宗教团体的法律修正案，将宗教团体的管辖权从地方政府转移到教育部，并要求这些团体提供财务信息。